春樵隱士家稿

七十自壽集

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123
14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四

湖西　琴布聲廷調著

男　改紱世音　更張正佩　録

七十自壽集下

珊瑚篇序

珊瑚篇維何南海諸詩人之合集也詩集而名以珊瑚予知其采詩者褒其詩之美云爾乃令暢而說其餘事焉夫珊瑚南海之琛也世人之所貴而天之所秘惜也苟有人不取之則天何為縱而使出之其取之者誰是

必海邊漁者之類也漁者能絞網出之則珊瑚之出海
固不得不待漁者之手也雖然漁者下民也下民不得
私取海琛非有在上之人如欝林太守者縱之使取雖
身任珊瑚所萃之海邊又將向何深潭施其鐵網必坐
視束手而已何則不得知己于在上之人也嗚呼吾人
之采詩亦何得不如取珊瑚之所為乎夫采詩者采風
也本為在上人之任也蓋在上之人求其下之有力于
采取者師之友之唫詠謠游之餘縱之使擇其佳者則
其於采風何難之有予嘗與紀人池海莊善其所居之

鄉曰栖原其詩社曰古碧昔年一游此見土着今人之
善詩寫怪海灣山凹之僻境天何闢箇詩運詩人之輩
出如此譬之海琛之所萃可謂小欝林也今社親睦如
兄如弟亦可以比珊瑚交合之連理也孰圖連理枝鈌
煙霞盟寒至零落無人而餘一海莊耳海莊厚于亡友
欲刻其遺詩而弔之無復新友之可併刻者況遭年歉
罹火災世故多難因循莫可如何而送年月蓋天未縱
之歟既而得一貴交貴交非他田丸城主久野丹州刺
史是也為人好學不耻下問謂古之孔文子而可乎位

為大國之上卿而下以海莊為師友是所謂得知己于在上之人提綱之舉可從此始松平魯峰與佐野孤山俱為世祿藩士盖能手之作家也此輩與海莊結忘形之交亦是詩運再興之奇瑞詎非天縱之時至乎於是采詩之權專帰其手如為取珊瑚之漁者乃借珊瑚以名篇開卷之首推刺史之詩謂之珊瑚之第一枝次則魯孤二人之詩是為第二第三枝皆新出海之珊瑚肌理軟脆者也呂柗廬以下十四人之中予之所熟識為垣巳山為宮橋邨或池楓邨或僧梧溪皆巳為古人

今采其詩不是新珊瑚枝有似舊菩提樹予聞珊瑚若失時不取則蠹敗是其蠹敗者即今再發晶光于世不亦幸甚乎茲擇新舊諸才詩合為一集公之于三都又不異貢珊瑚之意也刻成而索序于予予奇其名珊瑚暢說及此

成化琴記上

成化琴為成化間所造之古物也成化朱明憲宗之年號也予獲此琴于薩摩一老人試問此琴從何處而出經何處而来何其出於彼西何其止於我東何日飛越

而渡何人提携而至請聞其履歴縁由老人曰相傳薩州人陳翼善琴康熙二年從冊封使張學禮載此琴游琉球授弾法于中山王子彌多羅王婿啞弗蘊三法司子喀難敏達羅等迨其將歸以琴留遺王子此琴是也予又讀龍威秘書中學禮使琉球記詳録其事與老人之所傳合焉然則康熙間陳翼自薩州提携渡海也無疑矣自明之成化至清之康熙其間凡經二百年而始至琉球也琉球南海中小國而兩屬清朝與我薩侯琉人獲之于清人薩人獲之于琉人琉物之波及于薩固

其常也但此琴不在薩之藩内而在海中之種子嶋未知何年至自琉何故止于島中也蕞爾孤島斷無解琴者琴之止于此與沈淪無出世者無異焉先是島人平伯敬毎上都必來而訪予知予好琴又以姓琴故一日袖琴縮圖示予曰弊島有一老人蓄這般琴云是明物也而老人好蓄書畫而娯之琴則不知彈之又非其所好或視為無用之物不如換書畫而娯焉琴亦以無知己故不得展其聲音似可憫者譬之佳人未見君子苟能嫁姓琴之君子應宜其家室吾願為媒妁令彼其之

子千里千歸則何如予之好琴如蕩子之於女色一聞其言眉舞色飛因謂彼之所好者在我我之所好者在彼一換而得物各值其良緣敝藏頗有古書畫任憑其揀擇以換之請子媒爲伯敬諾而歸自此以後予心如委人買妾者未見其貌而先慕其名徒待彼美于天一方可謂痴亦甚矣哉既而有人来語曰頃日有古琴至自薩姦商等輻湊謀爲奇貨價頗沸矣予聞而怪之急出圖徵之其人曰其長短如圖其銘印如畫其他瑣細式度悉皆與圖符合予不疑其即此琴只疑琴之所以入都與所載之爲何人未能審知之也予所住永昌坊有薩侯邸吏多相識乃就而謀之且請其糾察吏諾之過三二日而其事實始明矣琴之離嶋也從老人之出仕于本藩老臣某家琴之入都也由老人之從老臣某而入都琴將離薩在島伯敬爲作媒妁書以付老人老人入都之日爲姦商等所要且餌以金遂秘伯敬書不致之于予迨爲邸吏所糾責不得已持書来謝稽留之罪且告其實情請以換書畫爲其名其實換以黄金予問琴之所在曰已隨質庫矣從前伯敬之媒妁一敗而

無可繼彼此兩好之琴與書畫琴已如劃然絃斷書畫亦將有誰揀擇之勢不得不拋于晋人口諱言之阿堵物不亦煞風景乎乃傾囊而不足另貸友人蓄積之餘始得償聘金以充我家之妻妾爲實爲我天保辛丑十三年之事自彼成化丙戌十二年數之爲歷三百七十八年月之古琴也琴有成化人之鐫銘及古墨蹟不併記于此姑待次篇而說之

成化琴記中

琴已服侍左右予寵愛之以充新買青衣將戲命其名軫池之下鐫萬壑秋聲四篆字則呼做秋巖琴而可也龍池中有大明成化丙戌新野知縣金臺趙濙造新安祁門宋希僊藏之二十三字按彼成化丙戌正當我土御門朝文正元年爲三百年前之古墨蹟諦審熟視竭目力裁可辨認之龍池與鳳足之間鐫萬古清兮之印影則又呼做清兮琴而可也鳳沼中亦有字但沼比池則隘不能辨其語至冠線龍齦之處以黄革包之面背數處有牛毛斷紋間雜蛇腹紋亦可以徵三百年之古矣既獲三百年之古琴始知三百年前有趙濙其人

宋希僊其人雖不知其何如人而亦知必其精妙於琴事其琴與其名俱來自海外曰以為名琴呼做秋聲而寵之呼做清兮而愛之既知成化人而彈成化琴予心猶知代其人而彈之者又問其聲音則亦應不異當年其人之彈此琴者其人彈之於三百年之前予彈之於三百年之後予心亦猶如一堂連彈者又何分世之古今別海之內外之為夫彈琴者知音也知音者必在耳與心而目與手則次之親彈此古琴鼓其古音可不謂知音乎又取三百年之琴置之几案之上觀其銘印讀其墨蹟而勾之挑之則目與手亦混合而附琴之面上身與几案亦相去其間不以尺是既無三百年之古矣雖然古之人逝去茫茫遼憶千萬里之外三百年之前何為知日本有姓琴字廷調者受持之乎古人留遺後人而後人受持之予亦将留遺後人不知後人其誰能受持之後人之不知予猶予之不知古人也而此琴常在予齋中又在予膝前不異青衣之侍側寵愛豈有已時若夫白太傅以琴為三友之一李建勲以為四友之一予則以充二青衣秋聲也清兮也一琴而二名二名

而一物也凡物之在予側豈能久在側乎其在側者暫時也予亦未嘗不知古人逝去若夫逝去則不知其再侍何人之側今日予暫寵而愛之後日誰又寵而愛之也物固無心而不解人語一任為人所買不肯顧舊主人而奔與新知已乃是為無心之過非不貞之罪也只恐不肖之子孫蔑視手澤之遺物貪有高價以付姦商無賴之手予已懲于獲琴之前豈可不毖于遺琴之後乎予之有慮于此真是佛氏所謂執着縱死猶能可嗔眼于泉臺矣乃有發願心願取萬壑秋聲四字建立永

世不毀之一法焉問其法維何曰擇萬壑之中清兮之境而蓄此琴焉此是世間汚慾爭競者之所不企及堪可使天然秋聲不斷于萬古矣天之有四時秋為忘熱之時熱者慾也爭競之氣也時至秋則汚熱之氣消清虛之聲生秋聲即是天地之虛聲非人間之熱聲莊叟謂之天籟凡聲之神妙莫神妙於此聲也自今蓄琴于此境是托包括于天也雖有慾者欲從之未由已予亦安心有餘而得無所顧慮於逝去之後此為蓄琴之第一義請聽下篇之說盡上篇說獲琴之緣起下篇說蓄

琴之結願此篇為承上起下之轉捩也

成化琴記下

琴之為物古物為貴也貴古物者貴古代也琴之為用問其大者堯舜禹湯文武諸聖人沖融治化之物事也問其小者師曠伯牙司馬相如陶淵明諸隱者蕩滌胸衿之物事也絲桐之微妙無大無小莫若貴古物也古物之難獲也久矣生於今之世而求古之物況於在我東而待之彼西者乎若夫周漢晋唐宋元之物斷而無有之苟得有之雖曰明物猶足為古宜貴之以為希有之物焉昔則蘇東坡獲雷氏琴以為珍藏則唐琴之希有于宋代可以卜也遠在彼其邦而猶然詎圖近在我

此邦則南都東大寺庫所藏之琴蓋為唐以上之物自 聖武朝至今存焉惟當時遣唐使留學生半裝載歸朝者歟不獨有此琴而已法隆寺庫亦傳一唐琴琴池中有開元十二年云云之十八字則所謂雷氏琴也按開元十二年當我神龜元年亦當為 聖武朝遺寶也謹惟我 邦古之天子用琴於樂府古琴之傳于今者皆天子之樂器也 應神朝以官船枯野餘材造琴

事見于日本紀是為天子用琴之濫觴也　同朝海外
伶工多歸化樂亦興于此在海外當晉太康末是為
周漢遺音傳于我之權輿也既而至豐聰太子時樂制
極大成矣因按太子攝政通聘海外當隋開皇年間惟
伶工輩奉令徃學海外受彼周漢遺音傳在陳隋之世
者而琴固為堂上樂即是諸聖人冲融治化之遺意所
謂琴之大者也後世琴之彈法絶廢伶工亦莫有所稽
考可惜琴之大者徒為古刹之佛物是似令大者為小
者也然以其為佛物故得其傳来無恙苟在隱者之家

其見掠且奪有誰肯守焉近古有其事驗石川丈山蓄
明人陳繼儒琴是為隱者蕩滌胸衿之翫物也丈山歿
後遺在詩仙堂而今所在者為新造偽琴然其以有明
琴之名世人或知貴之不知其真物夙已見掠奪換以
偽物是雖非其大者亦可惜也予亦隱者而所蓄之成
化琴亦同明物視之嘉靖之物則更古矣苟傚丈山遺
之無絃庵其不見掠奪者幾希噫何如是可莫若傚佛
物而為神物藏之名山也名山非他我嶽廟神庫是也
爰稽自家系譜始祖為琴御館宇志麻呂仕　近江朝

奉勅掌嶽廟祭祀是補祝職也曰祝部宿禰世世奉之而琴御館三字為其族也相傳始祖時有靈琴一張毎鳴館中其音聲能應國家之休咎庶民驗禍福極于靈琴仰稱琴之御館云千有餘年一族四家欽戴三字以為祝氏之本族予以謂氏族混同彼此互用者本邦中世之通例也又以謂祝之為氏属職琴之為族属身此身辭職乃措氏換族另裁姓琴一字以顯為琴家之遠裔也既而獲此古琴不亦琴家之奇縁乎今納此琴以充神庫之大寶是令其小者為其大者其古者亦更古矣願得嶽神七廟之護持力傳之遠而彌靈歴之久而愈神是希聲之所禱告也又告當職同族守庫之人人請莫使有掠奪請莫使有換偽非一家一人之司守為四家合守之神物矣更請我家之子或孫爾家之子或孫其有好琴如予者感予納庫之心有時追遠一彈予又所不能不待之于後世也因書此以付第三品希烈姪四品希璵及兒改絃更張等永矢勿諼

永昌回祿記

弘化丙午閏五月十九日予所住永昌坊有回祿之變
爲黄昏火起于京極街金蓮寺（俗曰道場）寺裏常有諸賣肆
諸扮戲之類皆已焚盡南隣爲祇園每歳六月迎神祭
祀之處火從而焚盡於是火勢倍熾越京極街而西以
永昌坊爲火之正路又北燃而西或南燃而西北爲錦
巷南爲綾巷錦巷隻餘右側綾巷雙焚左右火脚之所
延緩于北而急于南殆將夜佛光巷雖東風不甚急火
皆西而不已越御幸麩屋富路柳場左界之五街至高
倉街而止竪横如碁局四顧一焚無有所遺凡所焚盡
千有餘戸至於屋後之有矮屋宅裏之有比舍其數不
可勝記實爲天明大火以後之所無也予是日與善琴
僧雪堂聯彈竟日彈罷作蕎麪共酌忽見數點火片如
螢如露自空中飛墜于窓前之芭蕉葉上爲熛之被風
飜者又西隣有土庫粉壁晝明先于月之未升驚目間
家人忙報有火咫尺雪堂吐哺擲匕而歸去予亦出門
東望則赫光猛烈燄燄燒天勢將漸西隣人半曰火氣
雖猛則猛救火數隊皆已輻湊何防禦是艱況相隔數
街又何慮延及于此耶須臾爆爆刮刮飛熛箭至少年

壯者之往觀火者恐怖而歸紛紛老稚之擧家避火者
脱險而来門前街頭人塡而無隙地於是前謂決不延
及者各自謀逃避恰如驚鳥之不顧巣也先是親戚門
生或識面之徒聞火之近予所居往往馳臻諸貴族縉
紳亦皆遣使来問安否特我　王門重臣筑後守成澄
及某某竊奉　王命来問率以下吏卒數十輩愚姪
陸奥守希璵住嶽麓頃日滞都下亦幸来會皆勸予令
與家眷先遁去曰有一輩之在宜料理後事也予曰琴
老人家無長物諸詩草諸文稿亦願使祝融氏藏拙但

笛古琴僻愛優妾齋去則足矣乃囊之匣之稠人堆中
予與童僕俱護衛遁在無漏街一商家家眷老少從焉
予才去後衆指麾役卒搬出所有家物于他各上空屋
上觀火迫来越高倉街齊而馳去聚于予之所遁告曰
必之焚盡既而無漏街亦慮火来家家堅閉土庫人人
謀議移徙予又不能安止天将明更徒在堀河以西一
醫家家有高樓宜觀火是時日上三竿不辨日光耶火
光耶審視煙焼之所向與火脚之所延則倍西而不已
因以謂高倉以東皆商賈防禦或踈西則不然北有薩

摩邸南有安藝阿波鍋島諸邸武吏之所守衛定能防禦之又有堀河之横前火脚恐不能及于此姑借榻而睡焉（有詩見于上巻）睡覺則急鐘撞罷騰煙畧歛親戚門生等来報曰火踰高倉街韋而止於豪商某家先生家無恙可賀之至也主人亦設酒賀之迨晡時而歸餘燼殘炎猶未銷滅所居亦前夜忙擾之跡荒如廢宅灑掃室内搬及在外之諸雜物井濁不可飲竈壞無可炊滌井塗竈經數日方纔得復舊安息焉既而有語火之所以延蔓者曰救火役卒本皆無頼悪漢有火則有用無火則無事游手賭博毎往来街衢叩商賈家乞貸酒資與者以為恩人不與則恨以為仇當火之起救與不救一係于恩仇二者有火之及恩家皆為竭力而救之若夫仇家不唯不相救而已束手立視或引火而迨之自以為快悪孰甚焉又當火之所向有豪家之可獲奇貨者偸挑其賄物豪家亦偸擲金銭以謀免焼亡彼得金而責身此失金而買家俱是火中忙裏之秘事也凡尋常街衢之有火延焼太少不過三四五或十戸而熄焉壬午救手也但如値花街柳陌之有火則戸數必夥焉其故

何哉豪華奢侈之地薄情俳優之徒其被焼而苦渠輩見而快之游手詬火不救以其力也永昌坊之繁華甲于都下而今類焼延蔓至如此之太蓋為救手所詬亦未可知也或説防火之術各有其異曰夫錦巷之火脚止于薩摩邸薩人之武勇甚於火烈其以武力戡之固宜矣綾巷之火脚動輙将南而西止于佛光寺之前閭在南方救火者為伏水監司之所遣多是匠人木工各手石椎鐵鋸之類随火之所向預毀未焚之家以救将燃之家匠本業造営故毀推亦殊敏隔斷火路遏止火脚亦是一術是夜不令火南者伏水匠力居多云佛光大刹也此刹如焼雖東西本願二大刹亦難謂不危佛光已危無數所化僧来自本願學寮一心一向不離他力而防禦終得無恙豈曰非佛力乎獨怪南北之中間永昌坊裏之豪商不知有何力何術而防如斯之大火耶蓋金力也聞賄以數百金令救火人等感恩出金剛力夷滅祝融氏焉此術無匹不在費力而在費金也予聞以水防火未聞以金禦火火本克金金今克火奇奇怪怪不覺失笑予所居與豪商僅隔三四戸渠如不出

金茅盧必羅火網火豈為彈琴人而愡者耶

鴨河洪水記

弘化丙午七月七日風雨大起至暮不歇樹竹折倒屋瓦飛墜入夜益烈常年是夕牛女佳期乞巧之兒女掲竿燈歌呼喧寰徘徊街衢謂之祭星也今茲仁孝天皇崩更有國母皇太后之喪十萬戸内遏密八音況風雨如斯連街無人聲編戸悉閉至夜之深忽聞有波濤之雜在風雨中或者鴨河之水暴漲乎明則八日雨歇風不歇而夜来所聞之聲猶未離耳又聞街頭語咸曰大水也是日兒改絃偶有事于我廣福王府不得不趨蹌夙起而出將踰第五橋橋腹中斷水方過橋腰北顧第三橋亦是中斷而其斷壞大於五橋倶不得踰而反夫三五之兩橋治平百年無有斷壞之患蓋延寳二年三橋一壞同四年三五橋倶壞事見于國史惟當時兩橋非如今日之壮大堅固也鴨河之有源自京城之北嶽分泒而流一為鴨水一為鷹水形如燕尾追至糺林二水合流姑名曰今出川而下亘于六七條總名曰鴨河常水之淺深有時變異洲渚處處假架

小橋容易踰渡不必待三五之雨若夫梅雨連朝秋霖積日大水暴流則皆撤假橋只有兩橋而已今年之出水不同于常年實為天變矣傳説城北貴船嶽崩坼出此大水俗謂之山潮有物自内突出俗謂之螺見爲或曰螺海物也無出自山之理俗稱螺見非螺也蛟也説文所謂龍之屬也蓋蛟龍潜匿巖谷借風雨之勢而見焉見則必大水出焉予按螺與蠃同山海經曰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中多蠃母則或出于山亦未可為無謂也是日也嶽中震動大石趾輕大木根拔山村

民家破碎而流去者數十戸間有村寺之佛堂棟桷堅固倒而不破碎者動搖滚滚浮水上而流恰如數十丈樓船也先是三橋下之水與橋板相距不盈尺佛堂之至于此絓而不流大水自後超越而上數尋是橋柱之所以不能支而斷且壞也意五橋中斷亦同然歟又有傳怪者半夜立河上矚之有大物如蛇龍正自上流宛轉而下長八九間許有時盤做一堆如大牛翹首之狀左盤右旋而下前所謂自貴船突出蓋是歟兩橋之斷壞亦當為之所衝破云二説不知孰是兩橋上之往来

絡繹于晝夜是夜傘子油衣馳且走蹈橋之中央覆溺者不知其幾間有見橋板之斷驚愕反走以得免者適有一商溺而不沒踴躍于逆浪上自三橋至松原望前有岸而上得免而還其壯可驚嘆也両橋斷之後東西兩岸相阻咫尺可相喚而不可相踰是夜東人之在西無由將東西人之在東亦然鴨河之東南為我　王門之所在五橋為　王駕朝　天之常路而今如斯雖有奔趨　大喪之事不得不待水退橋成也況不日　皇太后葬車之所過百官公卿亦皆徒跣而從

爲則此橋豈修覆之所可緩乎若夫三橋則五十三驛之咽喉通關東之要路也適自　覇府所遣之急使乘傳而至臨河而窮官吏數輩立西岸而迎之水勢迅烈不可涉又不可桴驅使屠兒乞者之類數十人結隊馮河以得通東信爲其他有公事之告急作書繫之于箭射而致之又有非類之徒狡猾射利爲豪醫富商所雇偷馮而達一書得價錢十有五鍰云經三日水少減方纔用舟三隻始足代渡橋鴨河之容舟古來蓋未曾有也予爲致仕之隱者聞有大水瀬一往觀偶爲家僕舁

所強促試出門游視凡京極街東率皆罹水患高瀬以
東殊甚人家凡百雜具前日所搬出猶是羅列路之左。
右所蹈泥濘狼籍非褰裳則不能往来其間人或戴笠
披簑者理泥滌穢而不已着屐觀水者亦肩相摩焉予
老脚蹣跚纔使僕扶手始能臨河岸寓目焉是日雖太
半減退而水色猶濁泛濫逼岸勢不可邇周覧河岸則
多少人家壁破扉碎井遶竈畔或卧牀下所填之土泥
亦無所除遣酒肆肉店或娼樓亦皆輟業灑掃室屋一
且避水他徙者各爾来治泥沙以謀復歸往月罹大火

家為烏有寄寓此間今復為洪水所驅逐狼狽失措者
多有之云凡城北上流之洪荒姑措而不問今出川以
南之河西上自三樹樓下至六七條河原東則自枳樹
岸沙川堤或銅駝巷下至我　王門封彊之地家皆如
在水中人將與魚為伍豈可不謂洪水乎自古鴨河之
為害譬之于叡嶽僧之為暴
白河天皇詔所謂不如朕意者也惟當時亂世嶽僧動
輙出兵其難防禦比之河水滔天又職原鈔載防鴨河
使一員則可以想其多水患也自　神君定覇以来

昇平二百有餘年于茲僧兵不萌河水無患不圖今日之有水害實可謂非常之天變哉方今　上在諒闇又重以　大喪下民之罹災于火于水回祿玄冥肆行其虐不亦都下之大厄乎仰願在　朝燮理陰陽之諸君子勿外本内末有失所以奉若天命傳曰德者本也豈可不脩德而以戡之耶

忠臣末楠公歸釋碑銘并序

從四位下左馬頭楠公諱正儀河内金剛山西人父爲贈正三位左近衞中將諱正成兄爲正四位下撿非違使兼河内守諱正行正行之弟二人長曰正時公爲其次也延元元年父中將戰死于湊川正平二年兄河内守與弟正時倶死于四條畷河内守有子曰多門丸先天於是公當家而不怠于勤王運籌決策捍禦強敵多所不讓兄河州世謂之三楠三世之忠臣也而父之終于湊川兄之終于四條畷天下人人之所共知也獨公之末路莫知其終于何處似有始無終者蓋史策散逸無復可考證歟世之昧者或謂竪降旗而歿之或謂免頭鑿而嘲之噫是何言耶又有何確證而云爾耶予疑

其附會者久矣爰讀攝之草刈三番村寺系譜其開基第一祖為公之所歸釋其第二祖為嫡男多門丸與父倶歸釋者所以多門二字為山號譜曰楠氏世為嫡男者通稱祖父中將幼字河内守及其子皆同公以繼兄當家故其嫡男亦襲其通稱云又曰正平十七年王師北伐公為先鋒陣于鳥羽光明寺不利而退有僧正覺者說公以南祚之難支為言勸公歸釋遁世予按夢窓和尚謚曰正覺則可知其為夢窓而其為足利氏之說客亦未可知也尋而值善如上人之教化遂為其

弟子法諱多門丸亦從而削髮法諱曰淨專云由此視之公之所終不在斯寺而何耶從前之所疑判然氷釋矣乃序其譜云云公之有別見深慮焉夫歸釋遁世當時勇士之常也前有萬里小路藤房後有兒島備後守高德凡史曰不知所終者率皆歸釋遁世豈唯公一人而已獨公之歸釋實有所憲存焉父兄之所未有憲而公之始有所憲也予以是知三楠之所為有異同而無優劣矣夫二楠之死義殉節皆以潔身耀名為其榮不遑憲其後實為勇且忠者其忠勇雖興起百世

之下而無益于輔當時之　南祚苟無益于輔當時則殺身與歸釋亦何擇爲丈夫之處世知天測時又能慮後事是其要也古之三仁各異豈唯殺身以成仁而已

南朝微弱北賊大振天厭南德時未可滅北後事亦不可不慮爲至其力竭勢窮不可如何之時則雖爲諸葛武侯恐不能顯補天之力也惟當時武侯之心定知呉魏之未可滅而猶且出師上表者蓋告而終其忠勇爲武侯幸不天假之年死而後已之言似有其驗如不幸而其身不死其師倍不利則其將殺身以酬三顧之恩乎又將爲最初之卧龍而隱乎是亦非明所能逆覩也惟公之陣于光明寺亦不異于武侯之出師公之爲儒將如武侯則宜上表以告其終也公之不告而歸釋釋氏所謂因緣也勝敗進退之事已屬過去之一夢適世菩提之心即入未來之本覺爲世之議者唯以不似父兄同死千古盡爲不平但知不死之可憾而不知不死之不可憾皆淺見一偏之論也予獨謂死不死之別不在其人之忠與不忠而在其天與時之宜與不宜四者宜畧其跡而原其心以鑒爲苟以一死爲其榮則從

前當多宜死之時不死于宜死之時死于雖死無益之
時豈有益于輔當時耶　王師殆燼官軍土潰賊之屬
目為鵜唯公一人而已公苟犯天與時倍戦而不已則
不唯賊不可滅而已　南祚之不偏安危窮立亡豈有
復後来　皇統歸一干戈稍靖之天幸乎公歸釋而後
和議行和議行而後　神器還洛則公之緩戦于此亦
不為無益于輔當時也且歸釋遁世藤房高徳輩皆不
知其所終公則明終于此公妻實子血脉相續之寺是
其謀子孫實固而世父兄之忠宣久矣在釋氏則以為

弔父兄之菩提以我儒視之亦是為不異孝悌之道也
蓋公之忠與孝隱伏于深慮而不發耀于外觀非昧者
之所得知也昧者或以不知其所終故妄議謂竪降旗
謂兔頭鍪噫謬矣予明知其所終矣烏可以降一字目
之哉因解嘲曰非竪降旗也建法旆也頭鍪非法器為
歸釋不用之物免則免矣換以袈裟矣予讀水史深寃
公之入犯順不臣之列因首題忠臣二字而左祖爲公
之子二人兄曰正勝系譜所謂多門丸與父俱歸釋弟
曰正元凜凜守義和議既行後猶且單身入京竊謀刺

足利氏身已被縛口猶大聲罵賊眼光如電亦是忠勇
所謂殺身以成仁者也刑日就地坐會天龍老和尚率
普明龍湫二禪侶過三條河原因見之謂監刑吏曰願
迎那和尚問末期一着而死吏聽之和尚機鋒峭峻秉
拂于刑人場因有白毋臨頭時如何之問和尚答以上
無攀仰下絕己躬之古句唱一聲則因已見列云云見
于天龍寺古記按單稱和尚而不名所謂夢窓歟又別
有一智識在而然歟二禪侶皆為夢窓之法嗣也迹時
高松侯所撰歷朝要記亦載此逸事雖有大同小異俱

足補水史之多疎漏亦足以徵歸釋之父而非叛降之
臣矣凡為人之子孰不欲追其父之心志有其父降賊
而其子罵賊是為子罵其父也子而罵父豈有此理罵
賊甘刑亦是為終其忠勇也然臨終之一參禪畧有似
追父之歸釋者亦不可謂斷無釋緣也追歸釋碑成併
記其事為銘曰
一楠歸釋二楠死歸死與不死本来無別以此觀公豈
有所劣惜哉史筆道聽途說簡編所載入辱人列可憫
宿冤何時一雪茲知所終為立碑碣公妻實子縣縣瓜

佚三楠之忠世其肉血大楠木顛枝葉又發有楠之小有楠之末小楠同枯末楠獨活小者潔白末者通達解脱鎧甲換以衣鉢仰先顧後厥謀昌世嗚呼慧業不生不滅銘此法語喩世迷轍

前賢法山主龍臺和尚碑銘 并序

予與土佐僧榮侃善一日寄書告曰侃之先師歷住國中之數刹致力法務年齒倶髙而遷化請得吾子言銘塔焉予以謂儒而銘僧塔猶如僧之銘儒碑儒釋異道釋或貶儒儒亦輕釋是其常也苟以常道論之似非予之所宜任況南北隔天又無一面識如何容易下筆是所宜辭謝也雖然有不可得辭謝者何耶以其非常僧也予平生不輕釋又好與僧侶語非背儒佛也以僧之有文優儒之無文也其師雖無面識嘗一睎文數首使予刪正附書詞恭如門人事師之禮時年九十一予感其老而好文之篤與不貶吾儒可不謂非常僧哉既識其性情之非常亦安以儒釋異道與不識其面辭謝之爲乃讀侃所撰事狀詮次而誌之曰師諱尊榮字瑞雲龍臺其自號也幼而聰慧薙髮于長樂院禮榮宏爲師

未幾宏化隨從大善寺尭童貧寺無人書則采薪汲水苦勤不異奴僕夜則就佛燈閲書油不竭則不輟可謂僧中之匡衡也安永間年甫二十一打包離國遠躋豊嶽之學寮留學三年歸住一小庵而未以為是再躋嶽侍快雲僧正遍訪諸尊宿叩密藏與旨傍渉華嚴天台三論唯識之學前後十二年稇載還鄉住持賢法山塔頭威徳院寛政享和文化之間遷住荻原山及清瀧寺及禪師峯寺及青龍寺及金剛頂寺遂陞住賢法山主几歷住諸官刹皆莫非國侯命也賢法之為山在高智

城西與城東之五臺山俱為國侯所願道場國中之兩望刹也自非學徳錬磨歷住諸刹者輙不得執其法柄為師自為主鳴大法鼓指麾雲徒殆迨八年義學大振焉既而齡逼古稀厭事務頻繁將上書辭職官吏其氏掌神祠佛宇俗曰寺社奉行固挹師高徳聞其將辭即来謁苦留曰為國也為法也縱令上書下官不肯奏請緩數年師不得已又住三年矣一日門下諸宿請傳醍醐一流之法於師微笑曰惜而不傳犯滅法罪不秘謾傳亦越法罪也而今機熟納亦何憚焉於是傳法事竣

本懐始伸如身釋重負者也有既廢之寺址在賢法之坤隅曰法僊師捐貲建之隱遁于此後法嗣榮翁搆丈室於月洞山而邀之喜其美景欣然棄去法僊座右諸玩具無有一所齎手拖藜杖口占片石孤雲閑日月三衣一鉢濟生涯之一聯蓋殘生之清娯無我無慾之善薩眉可以想像也文政十四年癸卯七月七日如臘長徂享年九十三葬於月洞山爲師為人謹肅臨事果毅自幼甘艱苦歴住官刹賜俸有餘而自奉儉素然至救人之窮乏或脩飾神祠或莊嚴佛宇則毫無顧惜一旦

退職大傾嚢底施諸貧僧或寄附先師俗父母資福之寺院又永代法華會之供料灌頂法器之補闕其費財不可勝計也著書亘自它注解若干部有龍臺稿若干巻晩年以阿字觀為日課又入文墨三昧或臨古法帖自解嘲曰老而還童塗鴉唔咿可自此而始也其學而不厭樂而忘老太率如此惟往歳寄書于予質問詩文蓋斯時與予之目以非常豈唯此等之事而已初方師之住威德院北経僻邑之頑民値年凶歉憤已凍餓致怨于官披簑戴笠手鎌钁及烏銃蠭起于此于彼離去

國疆雲屯于豫之管生山驛七百五十人郡吏傳令諭
之不服官謀議所以服議歸令沙門有寸德者往諭而
師膺其撰詣官曰黨必有元謀可誅者誓勿用斧鉞則
奉命爲官議聽之即往百方諭之遂服乃率衆于疆是
時疾風迅雷猛雨傾盆師令衆脫笠跪伏謂吏曰頑民
無禮而今知罪願休束縛願休誅戮更願使臣僧珠數
連串七百五十人首救入頭陀袋裡狂乞寛宥吏亦服
其言而止嗚呼是非常之大功德也嘗聞釋氏尚無為
是豈無為乎忠乎上而慈乎下之所為明為國家之大

用則師之所為即是與我聖賢之深旨異道同揆夫如
斯釋亦儒也雖吾儒而不得不榮羨之也若夫世之常
僧椎魯老瘦與草木俱腐無事之可誌者殆比比也今
也師塔成予深薰其德大快其所為而銘之銘曰
振廣暘舌口諭不啞開頭陀囊攝取不捨蠭起之民皆
被包裹德能服彼師本無我忠恕慈悲忠上慈下流沙
洙泗同源分瀉非常是常佛即儒者孔孟道歟菩薩心
也

春樵隱士家稿卷之十四終

書自壽集後

此集名曰自壽以其成於古稀之歳也先生七十生辰設讌於東山有來獻壽觴者數百人又寄贈詩文或書畫者幾至數千幅和風煦日滿樓瑞煙披拂薫蕕則先生之飽禎祥宜目倦耳疲口亦慵言之而猶有煩自壽手需竊以謂他之壽先生不過祝其壽之愈長而愈久也先生之自壽非期其壽之長久而期此集之亘數百年不可磨滅也先生好新奇文文不新奇則不喜試問寄贈數千幅中有其新奇可喜者乎否安知其無先生

之目倦耳疲口亦慵言之予此集不襲古人不同今世
唱一家之新奇擅擢于今日然而身非金石不能骸立
肉視於數百年之久則未得不託諸剞劂是乃此集之
所以可自壽歟頃日刻成需持此言質之先生先生似
有怒於言色曰子之目予也深矣予文輕淺豈如子言
予子何以曰新何以曰奇予也非不襲古人之文字而
新之非不同今人之性情而奇之僅新予筆墨奇予揮
手而自戲也譬如滌硯而作字不濡以隔宿之墨耳請
子淺目予勿有深目予也予集與他集異自家已身之

集也刻則刻矣刻以傳子孫而定不欲公之于世謀長
久不窮焉然有一說于此予家千年緜緜于今自今以
往經數百年亦當如是則集之不磨滅予不卜而知矣
不唯集之壽如是而已他之壽予數千幅一入自家之
文庫則永久無散逸之慮是予之所以壽已併壽他之
意矣說畢而一笑需誤深目先生却被先生淺說破之
然聽其說殆有悟於作文之道願自此滌硯而試墨焉
嘉永已酉夏六月

南紀　城谷需撰

先生行年七十二文與齒老體與筆健嚮先生所作世
或非之而先生有別見確乎不遷今也先生名重于海
内海内翕然注目近時都下之無人諸老儒皆卽地先
生獨壽惟先生之精神卽邦家之元氣天使一老把握
文柄獨步寥寥之世界然則先生今日之壽謂之今日
斯文之壽其孰曰不然今茲文集第七編刻成命曰自
壽夫人生七十古所為希先生自壽固宜雖然其壽果
係于今日斯文之氣運則人人皆將壽先生而先生自
以為一家之壽何哉先生英邁孤潔不求知己于世蓋
世乏可求之人也知先生者唯先生而世之所是非任
其所是非而可也廼知皆壽與自壽亦固置之不問只
是室内乾淨几席端正自夘至亥誦讀之聲不斷數十
年間如一日所為大抵去汚求清省煩就簡間或繙詩
囊閱琴匣以牧煙花風月之聲光宜其為文章而煥發
焉是先生之所以有神仙之樂而長生養壽亦宜哉

嘉永己酉秋八月

近江　大冢紳撰

48-13606

010190523190